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中国人的人性 与人生

梁晓声
+
作品

一部充满人文理性的
社会观察实录

直视人性的软弱，
更相信人性的尊严！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中国人的人性 与人生

梁晓声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人性 & 人生 / 梁晓声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20.2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ISBN 978-7-5143-8314-0

I.①中… II.①梁…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2481号

中国人的人性 & 人生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作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张 鑫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9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8314-0

定 价 138.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需要安放的人心

- 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 003
- 你想成为吸血鬼吗? / 009
- 语说“寒门”与“贵子” / 017
- 《苹果树下》与“广告扶贫” / 026
- 论“吸血鬼”策略 / 032
-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 038
- 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 / 048
- 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 052
- 猴子 / 057
- 我们何以不和谐 / 062
- 真话的尴尬处境 / 074
- 我心·人心 / 077

我们的社会

- 一条小街的 GDP 现象 / 089

- 中国影视那些事 / 096
- 实难为续的收视率 / 109
- 那些老美电影中的台词 / 119
- 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 123
- 仅仅谴责是不够的 / 136
- 医生的位置 / 142
- 法理与情理 / 147
- 世界的丑陋 / 151

我的一点人生经验

- 梁晓声答读者问 / 161
- 我的“人生经验” / 171
- 书、女人和瓶 / 187
- 七彩茉莉 / 196
- 禅机可无，灵犀当有 / 207
- 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 213

- 老嫗 / 220
- 被围观的感觉 / 222
- 在西线的列车上 / 226
- 狡猾是一种冒险 / 236
- 人生真相 / 246

中国的文化修行

- 关于邵洵美之杂感 / 263
- 知识分子与“转基因” / 268
- 敬读静好心灵 / 281
- 巴金的启示 / 286
- 沉思闻一多 / 293
- 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 / 299
- 文化的报应 / 333
- 只想当“小知识分子” / 337

— 需要安放的人心 —

丨 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当年，批判“存在主义”哲学曾被列为学界重点任务。

我本不清楚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糊里糊涂地表态，殊违己愿，故那时还真的读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基本上算是比较明白了。

严格地说，存在主义根本构不成是一种思想上的学派，也难以归于任何一种主义。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哲学的思想现象的共同标签。并且，当时的所谓“存在主义者”大部分很讨厌被别人贴上这一标签，而且互相颇为反感，抛弃标签唯恐不及时。

在每一份“存在主义者”的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雅斯培、兹德格尔、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莫尔克和尼采们。

他们绝非自行联合的“同志”，而是研究所谓“存在主义”思想现象的学者，大学教授们的一厢情愿的归纳。

按美国研究“存在主义”的著名学者 W. 考夫曼看来，“这些人

物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

“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主义”呢？

与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那是一种“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特别是各种体系）的充足性，将一概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之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为“全面性”——否认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认任何信仰的全面性——在所谓“存在主义者”们那里，主要是针对宗教信仰而言的。

考夫曼同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或强烈或隐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写呈现此种感受，作家们远比哲学家们内行，于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因其小说《地下室手记》和《变形记》在以上方面的出色特征，也被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们本人实际上对于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毫无兴趣。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写《地下室手记》时，“存在主义”这一概念还没被提出呢。他被归于“存在主义者”多少是一个意外——哲学动物偶尔将目光瞥向文学动物，发现《地下室手记》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机了，于是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者’”——结果

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义者”，“我”的创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强行收编了。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其后尤涅斯库的《犀牛》，都是表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人之异化的代表作。

因而后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其在哲学上的成熟远不及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的“存在”。

问题是——那些曾经的“哲学动物”也罢，“文学动物”也罢，其质疑、呈现、揭穿、批判，矛头本是直指资本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他们的思想，乃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坚决反对的。

将投枪掷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遭到同样批判。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倒也没怎么批判过他们，任“存在主义者”们自说自话地“存在”着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过是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政治是从不参与的，连宗教也未假以颜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主义”是从纯粹个人感受出发对现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质疑和否定而已。

当年的我也并没将“存在主义”当为一门哲学，正如我从不认为尼采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学。“存在主义者”们那种感受我也有，从小到大一直有——现在仍有。

之所以旧事重提，乃因——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批判“存在主义”批判一溜儿够，倒是现在成了世界上“存在主义者”们特多的国家。即使不是最多的国家，也肯定是多到数二数三的国家。

有时我走在街上，望着如织的行人，内心不由得说——“看呀，谁并不是‘存在主义者’呢？包括我。”

在机场、商场、车站、会场、医院……

电视中的人；看电视的人；

做报告的人；听报告的人；

蹿红于网络的人；活跃于各种活动的人；

讲台上的人；讲台下的人……

在一切时空中的几乎一切人；老人也罢，孩子也罢，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着是一个个“存在主义者”，再加不同成色的实用主义、投机主义、无政府主义、享受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对整个地球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总而言之，大抵是一个个的“存在主义者”+。尽管绝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什么“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像当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们的名字打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一样，也在许许多多估计会多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中国人的头上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紧箍环。

所谓公仆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几乎可以说是少数“存在主义者”与多数“存在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在被怀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服务着；后者在怀疑的前提下疑惑地决定拥护什么或反对什

么。“后存在主义者”们与“存在主义者”前辈们的区别在于，几乎仅仅在于——将自己自囚于地下室的“我”，变成了甲虫和犀牛的“我”，皆因那种“存在主义”的感觉而不适、烦恼、痛苦、愤怒；“后存在主义者”们却是渐适的；善于以嘻哈和戏谑驱除烦恼的；对不适习惯成自然的有时还表现出自若与惬意的大多数。

凝视当今之世界，不仅中国人如此。除了仍有一些极虔诚亦极可敬的宗教信徒仍恪守对宗教的不贰信仰，别国的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在“存在主义者”的特征明而显之了。

几乎可以说，全人类的大多数人仿佛都被“存在主义”所传染了。或许是为了自我平衡，实用主义也便在本世纪盛焉。

然而却不能据此便说人类在意识上退化了一——比之于相信人死后灵魂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同类，怀疑天堂或地狱之说，不为灵魂上天堂而为善，不惧灵魂下地狱而拒恶，分明是更与时俱进了。

“存在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不论乐见也罢，忧虑也罢，痛心疾首也罢——似乎都已成为地球新人类的意识特征。

这样的新人类绝对怀疑“等到不远的将来”这一论调，对于夸夸其谈“天下大同”也格外反感。

他们对许多事的态度都变得极其现实了——为什么做某事？于国有利或于民有利？于国有利需要民付出什么代价？于民有利又究竟是于哪一部分“民”有利？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某事？完成某事的过程中有无利益集团的利益黑箱操作？完成某事后即使对我没什

么好处，我的儿女会否享受到成果……

而这样的态度，除了以“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来概括，再难找得到更精准的概括。

简直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新常态”。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对于大多数人，显然已成为“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关系的总和”。不但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如此。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友好能否经受得住考验，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既理性又灵活变通的考验——一切政治人物，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国际关系中，都几乎只能于如上前提之下交出答卷……

你想成为吸血鬼吗？

没有人想成为老美电影中的那类僵尸，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一直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拍此类电影，据我所知，即使在美国票房也一向不是多么的高，然而总有些他们的电影人乐此不疲，还搞成了系列，似乎要可持续地拍下去——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至于老美的吸血鬼电影，确曾拍出过几部经典，《夜访吸血鬼》可算其中之一。

在该电影中，两个男吸血鬼都由英俊小生饰演——从外表看，都是美男子，华裳丽服，贵族气质显然。并且，过的也是典型的贵族生活，不乏男仆女婢的服侍，出则豪车骏马，入则大堂阔殿，总之皆属上流人家的宅府。还有一点也许会令世上男人羡慕，所到之处，即使并不招摇，亦特吸引贵妇倩女的眼球。如果他们回以多情一瞥，她们都乐于投怀入抱。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渴望成其好事。当然，下场一向是不美妙的，她们获得他们的青睐，须搭赔上性命。

至于财富，他们似乎从不缺少财富，甭管怎么得来的。

他们与真正的贵族的“高富帅”子弟相比，唯一不够幸福的就是见不得阳光，所以他们的幸福体现在夜生活中。白天，他们在自己为自己选购的高档棺材里安眠。

他们的日子也有麻烦，那就是不喝人血生命就完结了。对于他们，一等血是贵族血，年轻的贵族女性的血是极品血。但他们也很能将就，贵族血“供应”中断时，平民血贫民血乞丐血也不排斥。无奈之下，家禽家畜的血耗子的血都是咽得下去的。

他们心中还有如影随形的恐惧——对阳光的害怕和对人类报复的害怕。

但老牌的吸血鬼，比如活了三四百年了，便往往修炼出高强的生命力，不但不怎么怕阳光，而且具有了以一抗百甚至抗千军万马的巨大战斗能量。“岁月催人老”对他不适用。在五百岁以内，他们帅气的脸上不会生出哪怕是一条极细微的皱纹。

吸血鬼几乎永远年轻，只要能不间断地吸到保质保量的血。

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尽可以天天过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一种地地道道的贵族生活——想花天酒地就花天酒地；想挥金如土就挥金如土；想美女围绕就美女围绕。喜欢哪一个就口下留情与之多逢场作戏些日子；忽一日喜新厌旧了，或被纠缠烦了，喝了她的血就是，于是一了百了。只要做得专业不留痕迹，怀疑的目光是不太会锁定他们那么风流倜傥的“上等人物”的。

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不必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如同掠食

动物在上帝面前并无罪孽感。因为它们有理由反问：“难道不是你使我成为掠食动物的吗？”

亲爱的年轻的朋友，怎么样？想当一个那样的吸血鬼吗？

我听到似乎有年轻的女性在问：可我是女人啊！

性别根本不是个问题。从逻辑上讲，年轻的女人同样可以成为永葆花容月貌的女吸血鬼。女盖茨比的生活正在向你招手，如何？考虑一下不？

至于六十岁以上的男女，我想就别动心了吧。因为你从哪一个年龄哪一种样子开始变成吸血鬼的，你就只能是那个年龄那种样子的吸血鬼。吸血鬼万寿无疆，却没法使时光在自己身上倒流。变吸血鬼也得趁早，都土埋半截了，省省吧。

变，或不变，对年轻男女才更有考虑的意义。

不，不，一经考虑，其实便没有回答的意义了。因为这个问题之超出常识是明摆着的，人的理性不喜欢思考这类问题，会认为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直逼人性先天弱点的问题，与各种宗教的“原罪”说有最密切的关系。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约而同地将人类的“原罪”认定为事实，那么宗教所认定的“原罪”究竟指什么呢？

非他，欲望而已。

人是带着欲望的本能降生于世的。人的欲望比世上任何一种动